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林間錄卷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鐘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三

林間錄

釋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宋釋惠洪撰洪字覺範筠州人所撰冷齋夜話天厨禁臠石門文字禪諸書已別著錄是書文獻通考作四卷此本二卷殆明代重刻所併晁公武讀書志稱所記皆高僧嘉言善行然頗考

證同異訂贊寧高僧傳諸書之說又徃徃自立議論發明禪理不盡叙錄舊事也惠洪在當時頗有詩名其所著作多援引黃庭堅諸人為重然喜遊公卿間初以醫術交結張商英復徃來郭天信之門政和元年張郭得罪遂連坐決配朱厓又吳曾能改齋漫錄記其作上元宿嶽麓寺詩有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句當時以浪子和尚稱之則

既役志于繁華復耽情于綺語于釋門戒律
實未精嚴在彼教中未必遽為法施又書中
載杜衍張詠同居睢陽事晁公武讀書志嘗
辨其疎胡應麟筆叢亦稱其載衍呼詠字為
安道安道乃張方平字非詠之字益証其所
記之誣蓋與所作冷齋夜話同一喜作妄語
然所作石門文字禪釋家收入大藏又宋季
靈隱寺僧普濟作五燈會元亦多采此書蓋

惠洪雖僧律多踈而聰明特絕故于禪宗微義能得悟門又素擅詞華工于潤色所述釋門典故皆斐然可觀亦殊勝粗鄙之語錄在佛氏書中猶為有益文章者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林間錄卷上

宋 釋惠洪 撰

杭州興教小壽禪師初隨天台韶國師普請聞墮薪而
悟作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
法王身國師領之而已及開法衲子爭師尊之御史中
丞王公隨出鎮錢塘往候壽至河上去騶從獨步登寢
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王公曰

隨姓王即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見壽讓之曰彼王臣來奈何不為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壽唯唯他日王公復至寺衆橫撞大鐘萬指出迎而壽前趨立于松下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為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即得柰知事瞋何其天資粹美如此真本色住山人也

白雲端禪師有逸氣少游湘中時會禪師新自楊岐來

居雲蓋一見心奇之與語每終夕會忽問曰上人落髮
師為誰對曰茶陵郁和尚會曰吾聞其過溪有省作偈
甚奇能記之否端即誦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闕
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會大笑而去端愕然
左右視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
曰汝見昨日作野狐者乎對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
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因
大悟於言下

魏府老洞華嚴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卧處
喫茶喫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不
是也又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
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
至則老至老至則成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
後夜純靜去文潞公鎮北京洞老來謁別潞公曰法師
老矣復何往對曰入滅去潞公笑謂其戲語自送之歸
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

果入滅矣大驚嘆異久之及闍維親往臨觀以瑠璃瓶
置坐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填吾瓶言卒烟自空而
降布入瓶中烟滅舍利如所願潞公自是竭誠內典恨
知之暮也

棲賢誤禪師建陽人嗣百丈常和尚性高簡律身精嚴
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為未敬則立誦行
披之黃龍南禪師初游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
所為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從天人中來叢林標

表也雪竇顯禪師嘗自淮山來依之不合乃作師子峯詩而去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李肇國史補曰崔趙公問徑山道人法欽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趙公嘆賞其言贊寧作欽傳無慮千言雖一報曉難成且書之乃不及此何也

大覺禪師璉公以道德為仁廟所敬天下想望風采其

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為獨於都城之西為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棲賢舜老夫為郡吏臨以事民其衣走依璉璉館於正寢而自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皆怪之璉具以實對且曰吾少嘗問道於舜今不當以像服之殊而二吾心也聞者嘆服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棲賢

唐宣宗微時武宗疾其賢數欲殺之宦者仇公武保佑之事迫公武為薙髮作比丘使逸遊故天下名山多所

登賞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江西馬祖之高弟一見異之待遇特厚故宣宗留鹽官最久及即位思見之而安公化去久矣先是武宗盡毀吾教至是復興之雖法之隆替係於時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仇公武之德不媿漢邠吉而新書畧之獨班班見於安禪師傳為可嘆也嘗有贊其像者曰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華夢裏身勿謂龍顏便分別故應天眼識天人

贊寧作大宋高僧傳用十科為品流以義學冠之已可

笑又列巖頭歲禪師為苦行智覺壽禪師為興福而雲
門大師乃僧中王也與之同時竟不載何也

長沙岑禪師因僧止以手摩之曰大衆此僧却真實為
諸人提綱商量會麼乃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
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真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
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雪峯和尚亦因見止僧
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觸
髅前玄沙曰止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

相有僧問法眼如何是止僧面前觸目菩提法眼答曰
是汝面前又問遷化向甚麼處去答曰止僧幾曾遷化
進曰爭奈即今何答曰汝不識止僧近代尊宿不復以
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
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籌室三角麒麟入海
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誰人為和雪
中吟萬古知音是今日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
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哉誰云秤

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
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南禪師居積翠時以佛手驢腳生緣語問學者答者甚
衆南公瞋目如入定未嘗可否之學者趨出竟莫知其
是非故天下謂之三關語晚年自作偈三首今只記其
二曰我手佛手齊舉禪流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處自
然超佛越祖我脚驢腳並行步步皆契無生直待雲開
日現此道方得縱橫雲蓋智禪師嘗為予言曰昔吾再

入黃蘗至坊塘見一僧自山中來因問三闋語兄弟近日如何商量僧曰有語甚妙可以見意我手何以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或曰遠道擎空鉢我脚何以驢脚曰驚鷺立雪非同色或曰空山踏落花如何是汝生緣處曰某甲某處人時戲之曰前塗有人問上座如何是佛手驢脚生緣意旨汝將遠道擎空鉢對之耶驚鷺立雪非同色對之耶若俱將對則佛法混濫若揀擇對則幾事偏枯其僧直視無所言吾謂曰雪峯道底

夾山會禪師初住京口竹林寺升座僧問如何是法身
答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時道吾笑
於衆中會遙見因下座問曰上座適笑筴何事耶道吾
曰笑和尚一等行腳放複子不着所在會曰能為我說
否對曰我不會說秀州華亭有船子和尚可往見之會
因散衆而往船子問大德近住何寺對曰寺則不住住
則不寺船子曰不寺又不住似箇什麼對曰不是目前
法船子曰何處學得來對曰非耳目之所到船子笑曰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嗟乎於今叢林師授弟子例
皆禁絕悟解推去玄妙唯要直問直答無則始終言無
有則始終言有毫末差誤謂之狂解使船子聞知豈止
萬劫驢橛而已哉由此觀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疑
也善疑者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悟道之緣其語言
具在皆可以理究以智知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
以機用應物觀其問答溟滓然令人坐睡其道異諸祖
耶則嗣其法其不異耶則所言乃爾不同故知臨濟大

師曰大凡舉論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
有玄有要者蓋明此也不知者指為門庭建立權時語
言可悲也

天衣懷禪師說法於淮山三易法席學者追崇道顯著
矣然猶未敢通名字於雪竇雪竇已奇之僧有誦其語
至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
影之心竇拊髀嘆息即遣人慰之懷乃敢一通狀問起
居而已為山真如禪師從真點青游寂久叢林戶知之

然對客未嘗一言及其平昔見聞之事至圓寂日展畫像但薦茶菓而已二大老識度高遠退託涼薄以諷後學可謂善推尊其師者也

雲庵和尚居洞山時僧問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為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自有之只為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且無明住地煩惱如何便成諸佛不動智理極深玄絕難曉達雲庵曰此叡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除呼之回首雲庵指曰不

是不動智却問如何是汝佛性童子左右視惘然而去
雲庵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即今成佛又嘗問講
師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皆被焚盡世間空虛是否對
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雲庵曰如許多灰燼將置
何處講師舌大而乾笑曰不知雲庵亦大笈曰汝所講
者紙上語耳其樂說無礙之辯荅則出人意表問則學
者喪氣蓋無師自然之智非世智可當真一代法施主
也

二祖大師服勤累年至於立雪斷臂而達摩僅以一言語之牛頭懶融枯禪窮山初無意於有聞而四祖自往說法祖師之於師弟子之際其必有旨耶

楊文公談苑記沙門寶誌銅牌記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之諱正當之也又記周世宗悉毀銅像鑄錢謂宰相曰佛教以為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

復以銅像愛乎鎮州大悲甚靈應當擊毀以斧擊其背
鑱破之太祖親見其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背間咸謂
其報應太祖因信重釋教歐陽文忠公歸田錄首記太
祖初幸相國寺問僧錄贊寧可拜佛否寧奏曰不拜問
其故寧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因以為定制二公所
記皆有深意決非苟然者予聞君子樂與人為善雖善
不善謂之矜文忠公每恨平心為難豈真然耶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航海而至將訪道於名山獨行

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于穴中得泉甘涼黎明視
之髑髏也大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大嘆曰心生則種
種法生心滅則髑髏不二如來大師曰三界唯心豈欺
我哉遂不復求師即日還海東疏華嚴經大弘圓頓之
教予讀其傳至此追念晉樂廣酒盃蛇影之事作偈曰
夜塚髑髏元是水客盃弓影竟非蛇箇中無地容生滅
笑把遺編篆縷斜

棗栢大士清涼國師皆弘大經造疏論宗於天下然二

公制行皆不同。棗栢則跣行不帶超放自如。以事事無礙。行心清涼。則精嚴玉立。畏五色糞。以十願律身。評者多喜棗栢坦宕笑清涼縛束意。非華嚴宗所宜爾也。予曰。是大不然。使棗栢薙髮作比丘。未必不為清涼之行。蓋此經以遇緣即宗。合法非如餘經有局量也。

晉鳩摩羅什兒時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私念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失聲下之。母問其故。對曰。我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予以是知一切諸法隨念而至。念未

生時量同太虛然則即今見行分別者萬類紛然何故
靈驗不等曰是皆亂想虛妄如因夢中事心力昧畧微
劣故也嗟乎人莫不有忠孝之心也而王祥卧冰則魚
躍耿恭拜井則泉冽何也蓋其養之專故靈驗之應速
如影響

菩提達摩初自梁之魏經行於嵩山之下倚杖於少林
面壁燕坐而已非習禪也久之人莫測其故因以達摩
為習禪夫禪諸行之一耳何足以盡聖人而當時之人

以之為史者又從而傳於習禪之列使與枯木灰灰之徒為伍雖然聖人非止於禪那而亦不違於禪那如易出乎陰陽而亦不違乎陰陽

舊說四祖大師居破頭山山中有無名老僧唯植松人呼為栽松道者嘗請於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老僧回策而去女周氏

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庸紡里中
夕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棄水中明日見
之汴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邑
人呼為無姓兒四祖見於黃梅道中戲問之曰汝何姓
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乃無
姓耶曰姓空故無祖化其母使出家時七歲衆館今為
寺號佛母而周氏尤盛去破頭山停望間道者肉身尚
在黃梅東禪有佛母塚民塔其上傳燈錄定祖圖記忍

大師姓周氏者從母姓也。大宋高僧傳乃曰釋弘忍姓周氏。其母始娠移月光照庭室。終夕若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安知衆館本社屋生時。寘水中乎。又曰其父偏愛。因令誦書。不知何從得此語。其叙事妄誕大率類此。開元中文學間。正均為塔碑徒文而已。會昌毀廢。唐末烽火更遭蹂踐。愈不可考。知其書謬者。母氏周而曰有父故也。無為子嘗贊其像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其母為誰。周氏季女。濁港滔滔入大江。門前依舊長安路。

斷際禪師初行乞於雒京吟添鉢聲一嫗出棘扉間曰
太無厭足生斷際曰汝猶未施反責無厭何耶嫗笑掩
扉斷際異之與語多所發藥辭去嫗曰可往南昌見馬
大師斷際至江西而大師已化去聞塔在石門遂往禮
塔時大智禪師方結廬塔傍因叙其遠來之意願聞平
昔得力言句大智舉一喝三日耳聾之語示之斷際吐
舌大驚相從甚久暮年始移居新吳百丈山考其時嫗
歿久矣而大宋高僧傳曰嫗祝斷際見百丈非也

雲居佛印禪師曰雲門和尚說法如雲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定販賣我去今對機室中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隨所聞隨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可嘆也

玄沙備禪師薪於山中傍僧呼曰和尚看虎玄沙見虎顧僧曰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同游者皆避之潤安步如常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

由免火火至而滅嚴陽尊者單丁住山蛇虎就手而食
歸宗常公刈草見蛇芟之傍僧曰久聞歸宗今日乃見
一簷行沙門常曰你簷我簷耶吾聞親近般若有四種
驗心謂就事就理入就一本有事出就事理之外宗門
又有四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

荊州天王寺道悟禪師如傳燈錄所載則曰道悟得法
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歲
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首

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歷中抵鍾陵謁馬大師
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寂壽六十臘三十
五及觀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
唐立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畧曰師號道悟渚宮人
姓崔氏即子玉後胤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翥律師
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
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真南還
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

宮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壽八十二
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嶽讓禪師碑唐聞人歸登撰列法孫數人于後有道悟名圭峯峇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

草堂禪師牋要曰心體靈知不昧如一摩尼珠圓照空淨都無差別之相以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

自差而珠無變易如珠現黑時人以珠為黑者非見珠也離黑覓珠者亦非見珠也以明黑都無為珠者亦非見珠也馬祖說法即妄明真正如以黑為珠神秀說法令妄盡方見覺性者離妄求真正如離黑覓珠牛頭說法一切如夢本來無事真妄俱無正如明黑都無為珠獨荷澤於空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正如正見珠體不顧衆色也密以馬祖之道如珠之黑是大不然即妄明真方便語耳畧知教乘者皆了之豈馬祖應聖師遠

識為震旦法王出其門下者如南泉百丈大達歸宗之徒皆博綜三藏熟爛真妄之論爭服膺師尊之而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而已哉又以牛頭之道一切如夢真妄俱無者是大不然觀其作心王銘曰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鏡隨照冥濛縱橫無照寂微寂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一一皆治知見之病而荷澤公然立知見優劣可見而謂其道如明黑都無為珠者豈不重欺吾人哉至如北秀之道頓漸之理三尺童子知之所論當

論其用心秀公為黃梅上首頓宗直指縱曰機器不逮
然亦飫聞飽參矣豈自甘為漸宗徒耶蓋祖道于時疑
信半天下不有漸何以顯頓哉至於紛爭者皆兩宗之
徒非秀心也便謂其道止如是恐非通論吾聞大聖應
世成就法道其權非一有冥權有顯權冥權即為異道
為非道顯權則為親友為知識庸詎知秀公非冥權也
哉

唐僧復禮有法辯當時流輩推尊之作真妄偈問天下

學者曰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妄生此妄何
所止無初即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懣茲
理顛為開玄妙析之出生死清涼國師答曰迷真妄念
生悟真妄即止能迷非所迷安得長相似從來未曾悟
故說妄無始知妄本自真方是恒妙理分別心未忘何
由出生死圭峰禪師答曰本淨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
真妄即空知空妄即止止處名有終迷時號無始因緣
如幻夢何終復何始此是衆生源窮之出生死又曰人

多謂真能生妄故妄不窮盡為決此理重答前偈曰不
是真生妄妄迷真而起悟妄本自真知真妄即止妄止
似終末悟來似初始迷悟性皆空皆空無終始生死由
此迷達此出生死予味二老所答之辭皆未副復禮問
意彼問真法本淨妄念何由而起但曰迷真不覺則孰
不能答耶因為明其意作偈曰真法本無性隨緣染淨
起不了號無明了之即佛智無明全妄情知覺全真理
當念絕古今底處尋終始本自離言詮分別即生死

雲庵和尚嘗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如起信曰若有衆生來求法者隨已能解方便為說不應貪著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者為弘法大峻者言之也圓覺曰末世衆生欲脩行者應當盡命供養善友事善知識彼善知識欲來親近應斷瞋恨現逆順境猶如虛空者為求道不精進者言之也雖然為弟子者能不忘精進則為師者不害於太峻方今學者未能盡致敬之禮而責以慳法則過矣侍者進曰然則三世如來

法施之式可得聞乎曰法華曰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為多說此佛之遺意也

達觀穎禪師初出東吳年纔十六七泊舟秦淮宿奉先寺時寺皆講人見其禪者又少之不為禮穎讓曰佛記比丘惡客比丘至者法將滅爾輩安為之耶有荅者曰上人即主此敬客未晚穎笑曰我碩未暇居此然能易道行者使飯十方僧報佛恩耳時內翰葉公清臣守金

陵穎袖書謁之葉公曰昨晚至此何以知建寺始末之
詳如此乎對曰夜閱舊碑知之因極言律居之弊敗傷
風化葉公大奇之奉先緣是乃為禪林吳中講師多譏
諸祖傳法偈無譯人禪者與之辯失其真適足以重其
謗穎諭之曰此達摩為二祖言者也何須譯人耶如梁
武初見之即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荅曰廓然無聖進
曰對朕者誰又曰不識使達摩不通方言則何於是時
便能尔耶講師不敢復有辭其挫服魔外之氣無師自

然之智發自妙齡而遇事則應無所疑畏天性則然後
為石門聰之嗣首山嫡孫也

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
秘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唯有密語無秘密
藏譬如幻主機闕木人人雖覩見屈伸俯仰莫知其內
而使之然佛法不爾咸令衆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佛
世尊有秘密藏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
如來實無秘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

無翳人皆觀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又曰又無語者猶如嬰孩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即秘密之言雖有所說衆生不解故名無語故石頭曰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山曰更須自看得絕却言語我今為汝說者箇語顯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且道心作麼生傳若也無言啟蒙何名達者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

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因甚麼道教外別傳若從
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訶
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
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着口耶予每曰衲子於此
徹去方知諸佛無法可說而證言說法身如何是言說
法身自荅曰斷頭船子下揚州

王文公曰佛與比丘已間應供名為齋者與衆生接
不可不齋又以佛性故等視衆生而以交神之道見之

故首楞嚴曰嚴整威儀肅恭齋法又曰梵語三昧此云
正定正定中所受境界謂之正受異於無明所緣受故
圓覺曰三昧正受釋者謂梵語三昧此云正受而寶積
云三昧及正受則此釋非也

曹溪大師將入涅槃門人行瑠超俗法海等問和尚法
何所付曹溪曰付囑者二十年外於此地弘揚又問誰
人答曰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圭峰欲立荷澤
為正傳的付乃文釋之曰嶺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

之耳欲抑讓公為旁出則曰讓則曹溪門下旁出之汎
徒此類數可千餘嗚呼逐鹿者不見山攫金者不見人
殆非虛言方密公所見唯荷澤故諸師不問是非例皆
毀之如大庾嶺上以網取之之語是大師末後全提妙
旨而輒以意求讓公僧中之王而謂之汎徒詳味密公
之意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老安國師有言曰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
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

生其心者即一切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即善現若
住惡生心即惡現本心即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
是一心信知曹溪大師云風旛不動是心動脩山主有
偈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
人

有僧問晦堂老人曰五祖前身栽松道者嘗託周氏女
而生彼三緣不和合何從而生耶老人笑曰汝聞樹提
伽生於火中伊尹生於空桑乎對曰聞之汝於彼二人

乃不疑其生不由三緣而獨疑五祖耶方今士大夫之
留意宗乘者皆以此為疑及聞此語莫不釋然予以謂
老人所示未欲極教乘之本意第就其機息狂情耳馬
大師曰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宜能破一切衆生疑網
出離有無等縛其斯之謂歟

宗鏡錄曰雖然心即是業業即是心既從心生還從心
受如何現今消其妄業報答曰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
以云若了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曰雖有作業而無作

者即是如來秘密之教又凡作業悉是自心橫計外法
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境自不生無法牽
情云何成業予嘗作偈釋其旨曰舉手炷香而供養佛
其心自知應念獲福舉手操刀恣行殺戮其心自知死
入地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云何業報罪福不同皆自
橫計有如是事是故從來枉沈生死雷長芭蕉鍊轉磁
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心不取境境亦自寂故如來藏
不許有識

維摩經曰入不思議境如借座燈王取飯香土促演其
日剗大小之相容可以神會妙旨至曰一切聲聞聞是
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極
難解通首楞嚴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見道者妄盡覺明自見空殞可也而下文乃又曰一切
魔王見其宮殿無故圻裂為難和會古諸法師俱有注
釋校其所論未容無說

臨濟大師建立四賓主今徒閱其語竟莫能分辯之知

之者未必真不知者以為苟然又有四偈一偈如金剛
王寶劍一偈如踞地獅子一偈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
不作喝用如踞地獅子探竿影草後學徃徃不省其
何等語安能識其意耶不過曰此古人一期建立之譬
耳何足問哉然則臨濟之言遂為虛語也今係其偈於
此曰金剛王劍覲露堂堂才涉唇吻即犯鋒鋦踞地師
子本無窠臼顧佇之間即成滲漏探竿影草莫入陰界
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不作喝用佛法大有只

是牙痛

予游長沙至鹿苑見岑禪師畫像想見其為人作岑大
蟲贊并序曰如來世尊語阿難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
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
覺明體龍勝菩薩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
無因是故說無生以佛祖之辯談心法之妙其清淨顯
露如掌中見物無可疑者而末世衆生卒不明了者蓋
其迷妄之極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於所習

之境譬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華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開法於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倔彊如仰山者猶下之而呼以為岑大蟲云為之贊曰長沙大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癡見不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你虎亦尔如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見其彪安識虎真我拜公像非存非

沒百尺竿頭行塵勃勃

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禪師力也祖堂當設達摩初祖之像於其中大智禪師像西向開山尊宿像東向得其宜也不當止設開山尊宿而略其祖宗耳雲居祐禪師曰吾觀諸方長老示滅必塔其骸山川有限而灰本無窮百千年之下塔將何所容於是于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自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衆僧化皆

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二大老識度高遠可為後世法然孤論難持犯衆難成卒必有賞音吾將觀焉

東京覺嚴寺有誠法師講華嚴經歷席寂久學者依以揚聲其為人純至少緣飾高行遠識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元祐初高麗僧統航海至上表乞傳持賢首宗教歸本國流通奉聖旨下兩街舉可以授法者有司以師為宜上表辭免曰臣雖刻意講學識趣淺陋特以年運已往妄為學者所推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宜得高

識博聞者為之師竊見杭州慧因院僧淨源精練教乘
旁通外學舉以自代實允公議奉聖旨依所乞勅差朝
奉郎楊傑館伴至錢塘受法

予建中靖國之初故人處獲洞山初禪師語一編福嚴
良雅所集其語言宏妙真法窟爪牙大略曰語中有語
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未達其源者落在第八
魔界中又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棄言者喪滯句者迷
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箇脫洒衲僧根椽片瓦

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為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雲庵平生說法多稱初悟門度越格量偶閱舊記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昔洞山參雲門悟旨於言下入佛正知見所有炙脂帽子鶻臭布衫皆脫去以四句偈明其悟蓋得展事自在之用投機善巧之風故其應機接物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得大自在於哮吼時百獸震駭蓋法王法如是故也又世所傳見雲門者皆坐脫立亡何哉以無佛法知見故也因隨句釋以奉寄曰大用現

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伊三頓叅堂去四海當
知共一家又曰千差萬別解投機明眼宗師自在時北
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又曰遊山翫水使乘
言自己商量總不偏鶻臭布衫脫未得且隨風俗度流
年又曰滯句乘言是聾聾叅禪學道自無功悟來不費
纖毫力火裏唧螻吞大蟲

宗道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投子性嗜
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居一日方入浴

聞有尋宗者度其必送榼至裸而出得酒徑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忤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對曰袈裟裹草鞋意旨如何曰赤脚下桐城陳退夫初赴省闈過宗戲問曰瓘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即得莫測其言也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時彥作魁方悟無時之語宗見雪竇而超放自如言法華之流也

雪竇初在大陽玄禪師會中典客與僧夜語雌黃古今

至趙州栢樹子因緣爭辯不已有一行者立其旁失笑而去客退雪竇呼行者至數之曰對賓客敢爾耶對曰知客有定古今之辯無定古今之眼故敢笑曰且趙州意汝作麼生會因以偈對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雪竇大驚乃與結友或云即承天宗禪師也予謂聞此可以想見當時法席之盛也

晦堂老人嘗以小疾醫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往

見之因劇談妙道至會萬物為自己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犬卧香案下以壓尺擊犬又擊香案曰犬有情即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去夏不能答晦堂曰纔入思惟便成剎法何曾會物為已耶老黃龍入滅道俗請繼主道場法席之盛初不減平時然性真率不樂從事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道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為以致之三辭弗往又囑江西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晦堂曰願

見謝公不願領大為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
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
為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
伯追呼耳豈可復為也器資以斯言反命師直由是致
書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遂往長沙蓋於四方公
卿意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也開法黃龍
十二年退居庵頭二十餘年天下指晦堂為道之所在
蓋末世宗師之典刑也

圓通祖印訥禪師告老於郡乞請承天端禪師主法席
郡可其請端欣然而來自以少荷大法前輩讓善叢林
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
年訥公厭閨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笑
唯唯而已明日登座曰昔日大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
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
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包腰
而去一衆大驚遮留之不可叢林至今畏敬之

南禪師住廬山歸宗火一夕而燼大衆譁譟動山谷而黃龍安坐如平時桂林僧洪準欲掖之而走顧見叱之準曰和尚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徐整衣起而火已及座榻矣坐是入獄郡吏發其私忿考掠百至絕口不言唯不食而已兩月而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在真點育迎於中塗見之不自知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黃龍叱曰遮俗漢真不覺拜之蓋其不動如山類如此

曹山耽章禪師初辭洞山悟本本曰吾在雲岩先師處
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汝善護持無令斷
絕遇真法器方可傳委直須秘密不得影露恐屬流布
喪滅吾宗夫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認向去之人
真偽有三種滲漏當機直須具眼一見滲漏者機不離
位墮有毒海二情滲漏者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
漏者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
之又綱要三偈初敲倡俱行曰金針雙鎖備狹路隱全

該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其次金鎖玄路曰交互明
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鞵鞵又其次理
事俱不涉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
火燄難追衲子當機能如電火難追則方透三種滲漏
圓覺曰衆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故知脫生死於言下
自非上根大智何以臻此大愚以黃檗為老婆良有以
也黃檗每曰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就中方入我宗門蓋
宗乘有旨趣下流不悟妄生同異欲望大法之興不亦

難乎

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其子報慈匡化為之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二老洞山悟本兒孫也故其家風機貴回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墮今時而匡化匠心獨妙語不失宗為可貴也餘杭政禪師嘗自寫照又自為之贊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政公超然奇逸人也故其高韻如光風霽月詞致清婉而道

味苦嚴古今贊偈甚多予尤愛此二篇

圭峰日用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
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偶閱唐史李訓之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依密密
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為藍屋吏所執訓死仇士
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游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
憎死固吾分予謂比立於唐交士大夫者或見於傳記
多犯法辱教而圭峰獨超然如此為史者亦欣然點筆

疾書蓋其履踐之明也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情境譬如香象擺壞鎖鑰自在而去豈若蠅為唾所浣哉

雲庵住歸宗時方送法眼大師茶毘時雨新霽泥方滑道忽蹉倒大衆爭掖而起舉火把曰法眼茶毘歸宗遭顛呈似大衆更無可說

石頭大師作參同契其末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法眼禪師註曰住住思大難訓法眼可謂見先德之心矣衆生日用以妄想顛倒自蔽光明故多違時失候謂

之虛度光陰有道者無他能善用其心耳故趙州曰一切但仍舊從上諸聖無不從仍舊中得大智度論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麤能善用心即合本妙首楞嚴曰佛謂阿難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華嚴偈曰若有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

礙

大智禪師曰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
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後始明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
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即說一句答令人入地
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故知古大
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謂苟然語如無著
所釋金剛般若若是此意也洞山安立五位道眼明者視
其題目十五字排布則見悟本老人如曰正中偏偏中

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是也汾陽頌曰五位參尋切
要知纖毫纔動則差或作相違金剛透匣誰能解唯有那
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
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

金剛般若曰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西天此土聖賢釋者無慮千餘人然莫如無著得佛之
意雙林大士又從而申明之無著於此判為言說法身
意以謂筏者言說也雖與人俱然亦不類如筏行水中

而實不住非法者二邊也在筏且不類豈於二邊而止
住耶故曰何況非法大士偈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
船人法俱名執悟理詎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
有無如取一即被汙心田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類不
齊之語也

雲峯悅禪師再游泐潭重會南禪師叙別講舊相得甚
懽久之更使一見石霜慈明老人既至石霜憇於山前
莊聞其坦率之風悔來因不復過門徑造南岳福嚴未

期月掌記室俄長老賢公化去郡以慈明來居之初聞
夜叅貶剥諸方異解皆其平生艱難而得者於是嘆服
即投誠問道三往三被罵而退不勝忿業已歸之明日
復往慈明罵如故因啟曰某唯以不解故來問善知識
宜施方便不蒙開示專以罵為豈從上所以授法之式
耶慈明驚曰南書記我謂汝是箇人乃作罵會耶黃龍
聞其語如桶底脫拜起汗下從容論趙州因緣呈偈曰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

行人莫與路為讐慈明閱之笑曰偈甚佳但易一字曰
老婆勘破有來由其機智妙密又如此黃龍辭去白曰
大事畢竟如何慈明訶曰着衣喫飯不是畢竟痴屎送
尿不是畢竟予嘗游福嚴覽其山川之形勝讀思大所
記曰此山增人之志力居之者多得道故祖宗授法莫
不因之雖大法之興必依之人然馬祖於此受讓公記
蒞其道大振於江西今慈明黃龍事迹復相類亦足怪
也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草木無聲法眼禪師忽聞齋魚聲
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
不聞會麼

有僧嘗登三生藏取思大平生所持錫立之疑慮橫生
終不能定忽自念曰當一切放下却即舉錫置之錫卓
然不傾以問予其故何哉予曰非特於錫則然凡事若
有心即成差悞試觀兒輩剪紙擬心即失不擬心徑往
無難故道人不可須臾忘照也

首楞嚴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涅槃曰譬如猛火不能燒薪火出木盡名為燒薪般若燈論曰根境理同然智者何驚異衲子於此見徹方入阿字法門

康僧會天竺人吳赤烏十年初至建業營立茆茨設像行道孫權疑為矯異召問曰有何靈驗對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耀無方昔阿育王起塔至八萬四千塔寺之興表遺化也權曰若得舍利當為造塔如

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共結淨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至期無應會求伸至三七忽聞瓶中

別本作鏘

然有聲果獲舍利以示權權與群臣聚觀五

色燭人權大驚而起曰希有之瑞也釋曇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一僧呼為母寄一塵尾并鍤鍤書鎮二枚既覺而兩物具

或作俱

存因而懷娠生諦此

二物乃諦前身為宏覺法師為姚萇講法華所獻追繹宏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會以真誠之至能生致舍利

諦以大願所持亦能死將長物嗚呼真誠大願之力尚
能反易生死如意自在況守護心城者耶

莊子言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釋者遣語如流至曰藏天
下於天下未有不嗒然危坐置筆而思者晦堂老人嘗
問學者此義如何對之甚衆晦堂笑曰汝善說道理予
作偈記其意曰天下心知不可藏紛紛嗅迹但尋香端
能百尺竿頭步始見林梢掛角羊又問列子載兩小兒
論日遠近不決而質於孔子孔子不荅其意何在學者

皆曰聖如夫子亦莫能辨此理是以無說也晦堂亦笑
之予作偈釋之曰涼溫遠近轉增疑不答當渠痛處雖
尚逐小兒爭未已仲尼何獨古難知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游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
往至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
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
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
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

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

言法華梵相奇古直視不瞬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指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啗無所擇道俗並目為狂僧懷禪師未出家時師見之撫其背曰德山臨濟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

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為凡
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將示化作遺偈其旨不可
曉也已而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
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慶歷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
也

照覺禪師元豐之間華東林律居為叢林天下衲子望
風而集咸信敬畏仰以為肉身大士其被賞識者必名
聞諸方然未嘗輕予人羅漢小南禪師嗣雲居祐公道

眼明白未為人知嘗至東林照覺鳴鐘集衆出迎于清
溪之上其徒大驚自是南之名日益顯著佛印禪師再
歸雲居靈源叟初自龍山來與衆群居痛自韜晦佛印
陞座白衆請以為座元其禮數特異靈源受之叢林學
者日親知晦堂老人法道有在矣嗚呼先德之成就法
器使增重於世其法如此堯非不能誅四凶舉十六子
也留以遲舜耳雖古聖人所為莫能外是二老其亦知
此者歟

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青華嚴未始
識大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
言行之自若其於已甚重於法甚輕古之人於法重者
永嘉黃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悟佛心宗而往見六祖
曰吾欲定宗旨也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故百丈
嘆以為不及也

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峯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
退自處之効也歟予嘗想見其為人城隈古寺門如死

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此間
我田博飯喫有旨哉

予初居黃龍山時作禪和子十二時偈曰吾活計無可
觀但日日長一般夜半子困如死被虱咬動脚指雞鳴
丑粥魚吼忙繫裙尋鞵紐平旦寅忽欠伸兩眉稜重千
斤日出卵自攪炒眼誦經口相拗食時辰齒生津輸肚
皮虧口唇禺中已眼前事看見親說不似日南午衣自
補忽穿針全體露日昃未方

或作初

破睡洗開面摸着鼻

晡時申寢天真順便喜逆便瞋日入酉壁掛口鏡中空
日中斗黃昏戌作用密眼開闔烏峯律人定亥說便會
法身眠無被蓋坐成叢行作隊活鱗鱗無障礙若動着
赤肉艾本無一事可營為大家相聚喫莖菜

雲峰悅禪師初至高安大愚見芝和尚芝問曰汝來何
所求對曰擬學佛法芝曰佛法豈可容易學趣色力强
健為衆乞飯一遭學未晚悅天資純至信受其言即往
行乞既還而芝移居翠巖悅又詣芝所求入室芝曰佛

法且置之大衆夜寒湏炭更當乞炭一次學未晚悅又
行乞歲晏載炭歸且求示誨芝曰佛法不怕爛却維那
方缺人子當就職勿辭也遂鳴榎椎白衆請之悅有難
色拜起追悔欲棄去業已當之因中休然恨不曉芝公
之意果如何耳一日束破桶引蔑觸盆墮地遂大悟方
見芝公用處走見芝芝笑呼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
未及吐一言再拜汗如雨而去故其門風孤峻未嘗有
構之者南禪師嘗語大寧老原曰渠欲人人悟解如此

豈可得哉

神鼎諲禪師少年時與數耆宿游南岳一僧舉論宗乘頗博敏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諲曰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諲曰其義如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諲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諲以箸挾菜置口含糊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諲曰路塗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

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初元曉造疏悟
其以本始二覺為宗故坐牛車置几案於兩角之間據
以草文圓覺經以皆證圓覺無時無性為宗故經首叙
文不標時處及考其翻譯之代史復不書曉公設事表
法圓覺冥合佛意其自覺心靈之影像乎

曹溪六祖大師方其韜晦時雜居止於編民混勞侶於
商農十有六年蠻兒海豎販夫竈婦得以追呼爾汝及

其德加於人道信於天下也雖屢朝天子不得而師友
之其行聖賢之分故莫知貴賤之異也大宋高僧傳曰
天子累召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北人見之必輕法是
果祖師之言乎不仁者之言也至人何嘗以形骸為恤
況其天形道貌以慈攝物其肯不自信耶

石頭和尚庵於南臺有年偶見負米登山者問之曰送
供米也明日即移庵下梁端遂終於梁端有塔存焉百
丈寺在絕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止之者則曰我

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藏去作具因不食故有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之語先德率身多如此故六祖以石墜腰牛
頭負米供衆今少年苾芻擎鉢輦顙曰吾臂酸

雪竇禪師作祖英頌古其首篇頌初祖不契梁武曰闔
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者重嘆老蕭不遇詞
也昧者乃叙其事于前曰達摩既去誌公問曰陛下識
此人否蓋觀音大士之應身耳傳佛心印至此土奈何
不為禮耶老蕭欲追之誌公曰借使闔國人追亦不復

來矣雪竇豈不知誌公沒於天監十三年而達摩以普
通元年至金陵予以是知叙此者非雪竇意也今傳寫
又作蓋國益可笑又頌洞山麻三斤曰堪憶長慶陸大
夫解道合哭不合哭意用長慶語長慶聞陸大夫此語
而哭乃問衆曰且道合哭不合哭事見傳燈錄而昧者
易曰合笑不合笑失其旨甚矣王文公見禪者多問韓
退之見大顛事往往對公妄談者公嗟惜禪者吐辭多
臆說不問義理故要謗者多以此有志於宗教者當考

證之不可苟也

僧問予轉八識成四智從上宗師頗有釋其義者乎予
曰曹溪有偈寂詳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
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
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
定以五識第八親相分故曰成所作智同圓鏡是皆果
上方轉第六第七無別體故但能了知即性平等是皆
因中轉也

英邵武開豁明濟之姿蓋從上宗門爪牙也嘗客雲居
掩室不與人交下視四海莫有可其意者曰吾將老死
於此山偶夜讀李長者十明論因大悟久之夜經行聞
二僧舉老黃龍佛手驢脚因緣異之就問南公今何所
寓對曰在黃檗黎明徑造南公一見與語自以謂不及
又往見翠岩真點膏方入室真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
何英引手指其膝而去真笑曰賣匙著客未在真自是
知其機辯脫略窠臼大稱賞之於是一時學者宗向晚

首衆僧於圓通南公見僧自廬山來必問曾依覲英首
座否有不識者則曰汝行脚到廬山不識英首座是實
山徒手之說也南公在世不肯開法南公化去師曰大
法捨我其誰能荷之耶遂出世住泐潭有偈語甚多今
止記其三首可以想見其為人曰石門路險缺關牢舉
目重重萬仞高無角缺牛衝得破毘盧海內鼓波濤又
曰萬煅爐中鍊蒺藜直須高價莫饒伊橫來豎去呵呵
笑一任旁人鼓是非又曰十方齊現一毫端華藏重重

帝網寒珎重善財何處去青霄風撼碧琅玕

達觀禪師嘗竊笑禪者不問義理如宗門有四種藏鋒
初曰就理次曰就事至於理事俱藏則曰入就俱不涉
理事則曰出就彼不視字畫輒易就理作袖裏易出就
作出袖易入就作入袖就事不可易也則孤令之今德
山四家錄所載具存使晚生末學疑長老袖中必有一
物出入往來大可笑也晦堂老人見禪者汗漫則笑曰
彼出家便依誦八陽經者為師矣其見聞必自有淵源

南院和尚曰問在荅處荅在問處夾山曰明中抽橫骨
暗中坐舌頭上座玄旨是老僧舌頭老僧玄旨是上座
舌頭又曰坐却舌頭別生見解叅他活意不叅死意達
觀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並是死門故非活路直饒透
脫猶在沉淪予嘗怪洞上臨濟提倡旨歸多相同蓋得
前聖為物法式之大要楞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
聞故舊說多言達磨乃觀音應身指楞伽可以印心則
其旨蓋嘗曰佛語心為宗故也又曰南岳讓公亦觀音

應身味其意若非苟然者也

有僧謂予曰如古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答曰
不落或答曰不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或答曰通身
是有聞之者則曰我則不然曰徧身是或問如何是佛
或答曰臭肉等來蠅有聞之者曰我則不然破驢脊上
足蒼蠅或問擬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或答曰何必
有聞之者曰何不道箇不必如諸老宿所示何以分其
優劣得達其旨於法無礙謂一切語言無用揀擇信手

拈來也耶則彼皆輕重問荅錙銖而較之謂臨機直須
辨別也耶則彼之理致具在若無可同異者此吾所嘗
疑不能釋也予曰我不解子之疑然聞世尊在日有比
丘根鈍無多聞性佛令誦茗蒂二字日夕誦之言茗則
已忘蒂言蒂則又忘茗每自尅責係念不休忽能言曰
茗蒂於此大悟得無礙辯才子能如誦茗蒂者當見先
德大慈悲故為物之心僧警磨而去

法昌倚遇禪師北禪賢公之子住山三十年刀耕火種

衲子過門必勸詰之英邵武聖上座皆黃龍高弟與之友善多法句徧叢林晦堂老人嘗過之問曰承聞和尚近日造草堂畢工否曰已畢工又問曰幾工可成曰止用數百工遇恚曰大好草堂晦堂拊手笑曰且要天下人疑着臨終時使人要徐德占德占偕靈源禪師馳往至則方坐寢室以院事什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至今日以護惜常住故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着精彩言畢舉手中杖子曰且道遮箇付與阿誰衆無對者擲於地

投牀枕臂而化

首山和尚嘗作傳法綱要偈曰咄咄或作哉拙郎君機或作

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或作着靴水上立咄咄或作哉

巧女兒停或作攔梭不解織貪看或作着他閩雞人水牛也不

識汾陽無德禪師注釋之然學者猶莫曉則知古人神

悟穎脫之資今人不可企及遠甚予嘗嗟誦之淳化三

年十二月五日謂衆曰老僧今年六十七老病相依且

過日今年記取明年事明年記着今年日至明年時皆

無爽復謂衆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
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安坐而化

大般若經曰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譬呪句雖
復隱密而當可知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蜜多雖以
種種言辭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善現知彼心之所
念便告之言汝等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諸天子言
如是如是具壽善現復告言我曾於此不說一字汝亦
不聞當何所解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文字言說

皆遠離故由於此中說者聽者皆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其相甚深亦復如是曹溪大師將入滅方敢全提此令者知大乘種性純熟故僧問歸新州意旨乃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至江西馬祖南岳石頭則大振耀之故號石頭為真吼馬祖為全提其機鋒如大火聚擬之則死學者乃欲以意思不亦悞哉

嵩明教每嘆沙門高上大聖慈廕之力也而晚世紛紛

者自卑賤之其見天子無稱臣禮臣之為言公卿士大夫之職不當僭越取而有之唐令瑄暗識首壞其端歷世因之不疑彼山林野逸之人天子猶不得臣之況沙門乎故其進正宗記之表皆首尾言臣某以存故事至其間當自叙則亦止稱名而已當時公卿閱之重其高識予昔游湘中見沙門作道場至召南嶽帝君則屈躬唱曰臣僧某此又何也

予頃游京淮東吳間法席至盛然主法者太謙以壞先

德之式如前輩陞堂攝衣定侍者問訊退然後大衆致敬側立肅聽以重法故於主法者何有哉今則不然長老登座拱立以遲大衆立定乃敢坐獨江西叢林古格不易然予以今日事勢觀之恐他日有甚於京淮東吳也

仁宗皇帝與大覺禪師為法喜游和宸詞句甚多然皆踪跡上語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至觀其平日所作則驚絕之句甚夥世疑其為瓦注非也昔宋文帝以鮑

明遠為中書舍人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明遠識其
旨故為文多鄙言世謂其才盡實不然也大覺身世兩
忘非明遠委曲事君之比而仁宗皇帝生知道妙噫唾
詞章決非宋文所能髣髴然予知璉公之智深而應機
之法不得不爾也

端師子者東吳人住西余山初見弄師子者遂悟入因
以彩素制為皮色或升堂見客則披之遇雪朝披以入
城小兒追逐譁之得錢悉以施飢寒者歲以為常誦法

華經有功湖人爭迎之開經誦數句則携錢去好歌漁父詞月夜歌之徹旦時有狂僧號回頭和尚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與潤守呂公食肉師徑趨至指之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師捶其頭推倒而去又有狂僧號不托者於秀州說法聽者傾城師搦住問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趯之而去師初開堂俞秀老作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揶揄曰

止乃登座偈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
衆雜然稱善師顧視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
座徑去章子厚請住墳寺方對食子厚言及之師瞋目
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你却喫葷子厚
為大笑呂延安好坐禪而子厚喜鍛師作偈示之曰呂
公好坐禪章公好學仙徐六喻擔板各自見一邊圓照
禪師方乞身慧林南歸姑蘓見師於丹陽問曰師非端
師子耶師曰是圓照戲之曰汝村裏師子耳師應聲曰

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僞
恁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閑其
意復戲圓照嘗應詔往都城故也

大覺禪師昔居南嶽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文學
議論為時名公卿所敬畏予嘗得其與孫莘老書讀之
知其為天下奇才也其畧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
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
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

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

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十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予讀之不忍置及觀王文公非韓子其詞意與此相合其文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也而以佛老為已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

其常是也因以為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曰然則孰正曰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大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現是菩薩摩訶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如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依於空戲而不據空亦不為空之所拘礙昔洞山悟本禪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

辨衲子非意斷苟為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聞滲漏之語往往鼻笑雖悟本復出安能為哉

大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古之宗師如臨濟德山趙州雲門之徒皆洞達此意故於一切時心同太虛至於為物作則則要用使用聊觀其一戲則將搏取大千如陶家手未了證者當以事明鞭草血流頑石吼聲則無情非情之異雪中啼竹筍為之茁則無今昔之時嚙指悟子蔡順來歸則無間隔之

處自乳猶子而德秀乳流則無男女等相肇公曰傷夫
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對真而莫覺亦以是而已

山谷禪師每曰世以相貌觀人之福是大不然福本無
象可以觀之惟視其人量之淺深耳又曰觀人之壽夭
必視其用心夫動入欺誑者豈長世之人乎寒山子曰
語直無背面心真無罪福蓋心語相應為人之常然者
而前聖貴之有以見世道交喪甚矣大為真如禪師一
生誨門弟子但曰作事但實頭雲蓋智禪師有所示必



曰但莫瞞心心自靈聖

予在湘山雲蓋夜坐地爐以被蒙首夜久聞僧相語曰
今四方皆謗臨濟兒孫說平實禪不可隨例虛空中拋
筋斗也須令求悟悟箇什麼古人悟即握土成金今人
說悟正是見鬼彼皆狂解未歇何日到家去僧曰只如
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荅曰鎮州出大蘿蔔
頭此意如何其僧笑曰多少分明豈獨臨濟下用此接
人趙州亦老婆如是予戲語之曰遮僧問端未穩何不

曰如何是天下第一等生菜
荅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平
實更分明彼問見南泉而
以此對却成虛空中打筋
斗聞者傳以為笑

靈源禪師為予言彭器資每見尊宿必問道人命終多
自由或云自有旨決可聞乎往往有妄言之者器資竊
笑之暮年乞守湓江盡禮致晦堂老人至郡齋日夕問
道從容問曰臨終果有旨決乎晦堂曰有之器資曰願
聞其說荅曰待公死時即說器資不覺起立曰此事須

是和尚始得予嘆味其言作偈曰馬祖有伴則來彭公
死時即道睡裏虱子咬人信手摸得革蚤

予夜與僧閱楊大年所作佛祖同源集序至曰昔如來
於然燈佛所親蒙記別實無少法可得是號大覺能仁
置卷長嘆大年士大夫其辯慧足以達佛祖無傳之旨
今山林衲子反仰首從人求禪道佛法為可笑也僧曰
石頭大師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豈其妄言之耶
予謂曰子讀其文之誤所謂密付者非若醫巫家以其

術背人相爾汝也直使其自悟明為密耳故長慶獻禪
師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但破疑情
終不於佛心體上荅出話頭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
庾嶺上既發悟則曰此外更有密意也無六祖曰我適
所說者非密意也一切密意盡在汝邊非特然也如釋
迦於然燈佛所但得授記而已如有法可傳則即付與
之矣阿難亦嘗猛省曰將謂如來惠我三昧前聖語訓
具在可以鏡心不然香嚴聞擊竹聲望為山再拜保壽

隔江見德山即橫趨而去何以密耳語哉

曹山本寂禪師眺章曰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會下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答曰是類墮進曰不斷聲色是什麼墮答曰是隨墮進曰不受食是什麼墮答曰是尊貴墮因又為舉其要曰食者即是本分事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聲色香味觸法

得寧謐即成功勲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
即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
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却就六根門頭
見聞覺知只是不被佗染污將為墮且不是同向前均
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曹山九言墮謂混不
得類不齊耳九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唐溫尚書造嘗問圭峯密禪師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
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密以書答之曰一切衆生

無不具覺靈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
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
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使
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異若能悟此意即是法
身本自無生何有寄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然多生習妄執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
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
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但可以空

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真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
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
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不受分
段之身自然易短為長易麁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
滅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
名之曰佛本朝韓侍郎宗古嘗以書問晦堂老師曰昔
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
盡為之柰何晦堂荅曰敬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

無疑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
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
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
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
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
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
盡耶伏奉來諭略叙少答以為山中之信耳二老古今
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然圭峯所

答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

永明和尚曰夫祖佛正宗則真唯識才有信處皆可為人若論修證之門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闕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

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於衆生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即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

欽定四庫全書

楞伽經
卷上

三

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床上安眠何曾有實並是夢中
意識思想所為則可比知覺時所見之事皆如夢中無
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
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過
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
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况昭然第二現知者即是對事
分明不待立境且如現見青白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
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為青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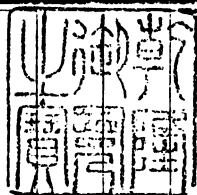
以意辨為色以言說為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
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萬法咸爾皆無自
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闌而人自闌是以若有心起
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時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
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
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
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終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
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

云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為境此初觀時
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
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證本理能詮正宗也予
嘗三復此言嘆佛祖所示廣大坦夷明白簡易如此而
亦鮮有諦信之者何也清涼國師有言曰行人當勤勇
念知顯修之儀以貪等世事無始惡習離之甚難過於
世間慈父離於孝子故須精進方能除遣勤則欲勤策
勵勇猛不息念則明記不忘知則決斷無悔子願守清

涼之訓以遵永明之旨與諸同志入圓寂道場

嵩明教初自洞山游康山託迹開先法席主者以其佳
少年銳於文學命掌書記明教笑曰我豈為汝一盃薑
杏湯耶因去之居杭之西湖三十年閉關不妄交嘉祐
中所以譔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詣闕上之翰林王公
素時權開封為表薦於朝仁宗皇帝嘉嘆久之下其書
於中書宰相韓公參政歐公閱其文大驚譽於朝士大
夫書竟賜入藏明教名遂聞天下晚移居靈隱之北永

安蘭若清旦誦金剛般若經不輟音齋罷讀書賓客至則清談不及世事嘗曰客去清談少年高白髮饒夜分誦觀世音名號滿十萬聲則就寢其苦硬清約之風足以追配鍾山僧遠予嘗見其手書與月禪師曰數年來欲製紙被一翻以禦苦寒今幸已成之想聞之大笑也臨終安坐微笑索筆作偈曰後夜月初明予將獨自行不學大梅老猶貪鼯鼠聲師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而宗派圖系於德山遠公法嗣之列誤矣



林間錄卷上